

故行，然我於金無所用。二謂具有捨自愛他之菩提心而行，是我亦無，故我不行也。仍將金還主。譯師牽衣涕泣，再三祈禱，終不蒙聽許。爾時譯師眷屬，多為熱致死，散金亦將盡。尊者曰：汝藏人實可悲也。次譯師回藏，白其不堪迎請尊者之任。王曰：譯師願不辭艱苦，棄捨身命，尊者未能請者亦無餘法，今於尊者以下之大德，可請之也。譯師承命，俱五六眷屬，重赴印度。

第三節 第二迎請

時智光法王，為籌迎請之順緣故，至於邊境，被迦羅外道王所執，繫閉牢獄。時拉尊跋苦提光（尊跋譯大德是苾芻尊稱，拉譯天，是王種之尊稱）聞之，急整兵往救，因外道之兵眾未遂。欲重徵兵，唯恐有情塗炭，惡趣難逃，更恐自有不測，請尊者之事廢，故另設方便，以金易人。遂面會外道王，彼曰汝若廢止迎請尊者之事，建我教法，非但不須金易，我猶當重賞，若不爾者，則須金與王自相等方放也。拉尊跋等徧集藏人資財，得金身量，尚欠頭許未足，外道王仍不放捨。時拉尊跋往見智光，白云：今我更覓頭許來易。智光笑曰：汝心亦足矣（謂汝愛我之心，我已知矣，不須以金易也）。然我所想者，是非整理藏地法律不可也。我今年已衰老，自無始以來，未曾為法捨身，今為法死者，甚善。此罪惡王，一金莫

給，所有金財，皆持往印度奉迎尊者。並將我言白尊者知，謂我專望尊者及佛聖教故，今施身命於惡王之手，願一切生中，慈悲攝受。我心所望者，惟願尊者來藏宏法不違所請，更願慈悲，加持來生定遇尊者。汝今心放捨我專思聖教云云。

拉尊跋回國欲更覓金，聞智光已去世，遂止其事，專謀迎請尊者之法。遂請地公塘（公塘有二，此是哦日公塘也）姓那錯、諱戒勝之持律苾芻，（生於宋真宗十四年歲次辛亥）恭敬供養已。謂曰：「今請於大律師者（不斥其號），謂我祖代王臣，諸大菩薩，或得佛教少許，次立正規，次廣宏揚，但於今世，佛教低微，魔種熾盛，宣揚邪法，深生悲愍。我叔姪二人（實為祖孫，藏人隔倫皆曰叔姪）徧求愛顧佛教之人，至少授以百金，遣迎尊者，祇因聖教事大故，雖未能請至，然心猶未死。大天（指智光）往跋孟邊境（尼帕爾）覓奉尊者所須之金故，被迦羅惡王所執……（廣述上緣），乃至我雖欲覓金重往，聞叔已死，汝可具白尊者。又應白言：我藏地邊方無明所覆之有情，尚有如是心力，汝（指尊者）一切眾生所邊依處、大悲心者，又應何似耶？今有純金七百兩，供上尊者。更當代我白言：我藏地如同餓鬼城市，雖一粒金，貴為大寶，今此是我等一切人財畢集也。今尊者仍不赴藏，則汝善士悲心如此，我亦只好任意而行也（謂更無他術整頓佛法）。」拉尊跋隨說隨哭，戒勝譯師，亦唯有對注，全無言答。更念彼貴為人王，尚如是珍重聖教，不惜身命，我安享苾芻，於心何

已也。遂又不顧道途艱辛身命危險，應拉尊跋之教（是時譯師有云二十七者，年應為丁丑。但依余算應在丙子，因彼傳自許譯師依尊者十九年，尊者圓寂於甲午年故。亦有云尊者圓寂於己未年者）。拉尊跋遣百人隨從，譯師云甚多，遂僅與六人俱（有云其五人者），攜金趣程。時拉尊跋送行，又囑云：汝等為我作事故，今雖艱辛然須拚捨身命前去，回時我當酬報深恩也。又囑云：萬望祈禱大悲尊者而行也。

次行跋薄（尼帕爾）地界，遇一空行人，被告曰：汝等似遠往他方求辦大事者，可誦言而行，事能成辦。敬禮三寶尊，願雪山國內，一切勝本源，正法得增廣（此文含種敦仁波卿之諱「法增」及號「勝本」在內）。如是口誦而行，途中無諸災難也。問云：汝為誰耶？對曰：漸次當知。次行至跋薄邊地，於民間借宿，住於竹廬，彼知有金，欲焚殺之。譯師主伴俱疲，復加熱度逼急，不覺睡去。次來一白衣人啟戶而入，喚云：莫睡莫睡宜速起！莫逸今當起趣途，若睡當失寶及命，我是藏地總本尊（藏地是觀音化土也）。譯師等急起逃去，至天曉時，與跋薄小王赴印度者相遇，結伴並進。

漸至恒河，日已西沒，船少人多，王勢大先行。譯師念今日不得渡河，即將金埋於沙中，異處眠臥，見一船夫身著白衣，徐搖槳而至，譯師問云：汝名為誰，欲何所往耶？對曰：是迎主伴眷屬來，大心有情至此時，聖若不現船及師，恐怖之時不迎送，具惑有情何能

辦，七百無餘持上此，徐徐度至迦摩羅。譯師等遂取金登船，疑而問之為誰？對曰：具壽，初共時不違識（謂不造次相交）正共時不少愧（謂交人時，不作可愧之事）後共時不情短（謂非久交反仇也），無能時饒益，必須時即至，久共者必不可少（此三語，言救諸緩急），漸次可知也。少時度已，告云：今已中夜，恐有毒蛇盜賊之災，可直往比札摩羅（即前文之止迦摩羅寺之異譯）門下睡。說已他去。譯師至彼寺下，時精進師子在門房上問云（此是化身，非實精進師子）：汝等為何處來者？曰：我是哦日來者。彼曰：若爾有一守門童子，可將汝等財物寄彼而安眠。遂將金財交付童子，彼取金置內，告曰：寄財如寄怨（寄以害事也），寄子如寄心，然能為心依者即是勝伴（謂無欺者也），汝等可安心睡也。時譯師念云：如是少年能出此語，定非常人，遂安然而睡。次晨寺門初開，內出一童子，口作藏地牧場之語，問曰：汝等何處來者？途中無怖耶？對曰：我是哦日來者，路途平安，汝為誰耶？彼答曰：我亦是藏人。然我等藏人，言多心緩，要言不知秘，但諸大事須隱密而為，在藏人總室，問之可知。未說而去。譯師主伴，行至長衢，遇一老仙，髮鬚色黃長垂，目赤肉乾，持一芭蕉枝，問曰：汝等何來？何往？欲作何事？對曰：我等自哦日來迎請阿底峽尊者，精進師子居室何在？彼急依枝回視，告曰：今早兒童所說者為實，藏人無喉結（喉上筋結也），下至於巷中遊人前亦洩露實情，汝尚望成辦其事耶？幸對我言無過，今後除阿底峽

前，切莫出口，精進師子前少說亦可，我示住處。

時老仙緩行，譯師等疾行而不及，深生希有。彼先至室門坐待，復告曰：成辦大事，緩即是速，欲情莫急，山可徐登，是此房。譯師入內，見精進師子，閱梵文經典而住，頂禮已，供金多少。彼問曰：汝自何來耶？遂將上緣詳告，彼曰：今後莫言迎請尊者，只說是求學。此處有上座囉那啊迦囉，具大勢力，亦是阿底峽尊者之主，須依彼聽經，攝護彼心，切不得使彼覺知。今可供金半兩，言是來求學，不請善巧者，但願依止座下，學成與善巧者相等，願慈悲攝受也。事亦莫急，心莫不安，當求學休息，我等可漸設方便，待尊者至此處而申請也。

次譯師為察精進師子之意故，假做是言：倘若不能請尊者，可請彼下位之大德耶？彼曰：莫出此言，若其如是，則我前數年中，縱請二十餘位，已請訖。然我藏地有情之性行，汝寧不知乎？除阿底峽尊者外，更無餘人能調伏者。尊者具有不共增上意樂，今仍勵力，唯請尊者方可也。又問曰：若爾更有如何之大德？對曰：大善巧者密如星宿，所謂明了杜栴，那熱跋，種比跋，然燈賢，阿嚩都帝，菩提賢，響底跋，寶賢，清淨頂珠，山賢，月珠，普賢，天慧，智覺，語在自稱，那薄跋，勝敵，海無邊，須彌積，伽伽河流，星王，遊戲金剛，地蓋足，智密，蓮化戒，法親，龍自在王，雲勢，不思議慧，除熱惱，戒自在等五十二

位，各具希有不可思議之勝德。然除阿底峽尊者外，無能饒益我等者也。曰：若爾頗示我尊者阿底峽。對曰：我藏人如此無勢，猶引他人疑論，汝自明朝，可往僧園觀看。於一千八百餘僧中，威德晃耀，勝出一切，任何方觀，殊勝難比，任居何位，端嚴無倫者，即是阿底峽尊者，汝可晝夜祈禱也。

次二人往參上座囉那阿迦囉，頂禮畢，供金五錢，如精進師子所教而啟白，請為依止。上座慰曰：所言甚善，具壽，我不放尊者去藏者，並非有吝於人也，然此處若無阿底峽者，諸餘善巧未能調伏有情。印度是佛教本源，此若空虛，則一切有情之安樂俱壞，以是因緣，故印度一切道場之鑰匙，皆在阿底峽手中掌持。倘若非爾者，我亦悲愍藏地有情，特為阿底峽一人之故，致令藏王財皆空，實覺顏赤也。汝若思念佛教，可發大精進、遍學一切，我亦盡力導之。汝藏人能代我印度人如是想者，甚希有也云云。

次晨，上座引譯師至僧園食處，安置於學者位中。譯師想尊者為一切大德所恭敬，定居座首也無疑。時見座首，明了杜梘，年邁德高，見者生信，問左右人曰：此是阿底峽否？對曰：具壽何言，此是明了杜梘，月稱論師之高足，善巧成就，知否是阿底峽之師長也。如是見響底跋，那嚩跋等年邁耆德，一一指而問云：此是阿底峽否？何言，此是響底跋大善巧得成就，亦是阿底峽之師長。此是那熱跋，現代無人倫比，亦是阿底峽之師長也。如是徧問，

未見尊者何在，懷悶而坐。爾時有比札摩羅王（是寺之主，故以寺名代之）踞寶座上，諸餘大德過其前時，曾不暫起。次僧眾畢集，尊者方至，相好莊嚴，觀之無厭，印度人觀，如印度人，藏人觀之，猶如藏人，乃至諸天觀之，宛如天人，威德尊重，顏帶笑容，多數小鑰，繫掛腰間，少年苾芻，擎香前導。遙見其來，王急站起，因王起故，一切僧眾，悉皆起立，尊者至大眾間，空位而住。時譯師念云：一切眾人如是恭敬起立，然座不見高，此或是此王種，或是餘大德，或是阿底峽。遂又問云：此是阿底峽耶？對曰何言，此是笑勇金剛，行住無定處之大善巧者也。若爾：此人功德何似耶？對曰：此功德量，非我能測。次譯師於殿門前，誦讀心經，至無色無受等之無字，梵文原為「阿」字，譯者讀聲為「訶」，諸餘大德過其前時，曾不一言，次尊者至時，含笑教曰：具壽，汝是俗音，應讀色「阿」受「阿」也。譯師答云：此是一具足大悲心者，德高無慢，引發信心，隨餘方人，亦以餘言教誨，倘請尊者而不隨，定請此人也。次早，譯師讀色阿等，聲仍不便，尊者笑曰：具壽澀滯，觀自在之言（指藏語）亦無所惡，直讀無色無受等可也。譯師聞教，信猶倍前，隨其後，見尊者惠施貧乏。問諸貧人曰：此是阿底峽否？彼曰：何言，不遣阿底峽赴藏，我等孤獨不斷腹兮（下至乞丐，皆密尊者而不告，可見印度不捨之心）此非阿底峽，彼在餘處住也。

又一日尊者施食時，少一貧童之分，彼貧童隨尊者後呼云：阿底峽、跋羅訶、跋達聞。

譯師聞之，知是尊者，不覺悲從心起，痛哭而隨逐。次尊者住而慰曰：藹摩（譯為希有，是讚詞，亦作悲歎詞用）具壽，汝真實心也（謂汝傷心為實也）。莫哭！我實獲過於汝藏地王民，但我年已衰老，復掌持如是多數鑰匙，汝等今尚未捨，可祈禱三寶也。次一日請尊者至精進師子之房，七百兩金，供壇輪上，將藏王為請尊者，耗費之人財，法王叔姪之痛苦，藏地現時之邪法，智光等請尊者之言詞，一切奉白。又白云：今此具壽亦為請尊者而遣來，我二人經如是苦難，然所求終歸無果，我藏地有情豈不可愍耶？此公塘跋當此少年，唯在聞思之時，未至辦事之期，豈不猶可哀愍耶？今尊者惟願慈悲而行也云云。尊者曰：汝等之言實爾，今藏王財俱盡，實為可恥，我亦非悲心小也！然聖教事大，我今管八百寺之鎖鑰，並有許多法事未圓，年復衰老，恐難成辦。然我當使藏王叔姪之苦難，汝等之辛苦絕不虛費，今汝暫收其金，莫言我欲赴藏，可善學翻譯之事也。是晚尊者，供養度母，祈問三事：謂赴藏與佛教有無利益、能滿否藏王菩薩之願心、身命有無留難也。白已眠臥，夢中告云：某外道城中有一內教神堂，彼處住一瑜伽母，明日可往彼問之。

次日尊者持貝子一握，至其處設一壇供，忽來一瑜伽母，髮長垂地。供貝子已，言以藏來迎請之事。告云：赴藏有大利益，藏王心願亦滿，特依一近事，利益猶大，但壽減少也。問減幾許？曰：不赴藏者壽九十二，赴藏者壽七十二也。尊者念云：但能利益藏人，壽短也

短之（不顧壽數，此乃捨自愛他之菩提心），次尊者謂譯師云：可往金剛座處。至已見一童子，手持弓箭，白尊者曰：今請依怙赴藏，此藏諸具壽，悉可悲也。說已頂禮而去。時譯師問為誰？住何處？尊者曰：明日金剛座北方，有一瑜伽母，舞躍而來，可問彼也。次晨，坐而待之，見一瑜伽母，著鹿皮裙，髮披肩背，手執小鼓，舞躍而至。譯師問昨日之事，答曰：汝藏人反問我印度人耶？說已他去。

次隨尊者，往阿蘭陀寺。尊者坐大菩提前，右有前見之童子，左有一紺色童女，彼二人將肘置尊者膝上，互相笑視。譯師念云：此男女被世法所惱互相顧視，尊者何故住其間耶？時童女曰：「勝前勝子號賢護，住勝地已現勝行，究竟勝行眾生依，勝者父子我頂禮。」童子曰：「若於何處護勝事，童女汝亦來我家，增子受用及富樂，歡喜共住除災難。」「呵呵今尊者當赴藏矣！」說已他去。譯師念云：此二亦是化現。遂問尊者：前於途中所遇，乃至今日所見者為誰，惟願速疾赴藏？尊者曰：比札摩宮南門，有一織布童女，可往問之。譯師依教往問，童女略笑曰：汝藏中近事，有善名稱者為誰耶？答曰：有號法增者。問云：何姓？曰種。童女作曲唱云：初於北方示降誕，豈非阿底峽弟子，汝知姓名及生處，莫為欺誑反問我，是彼常時現化身云云。

譯師聞已大悟，初所遇之空行、次竹室之救者、渡河船師、守門童子、門上精進師子、

門內之藏童、長衢之老仙、乞食之貧兒、持弓之童子、昨日之子女，皆是種敦一人所化。初僅遙聞，未起信心，彼實觀音示現，倘若早知，往彼祈禱，何致經此大苦耶！今知得信，惟願一切時中慈悲觀照也。譯師知請尊者有種敦仁波卿，翻譯有精進師子，自實不須勞苦心為之一安也。又一時尊者師長號都訶囉者，授尊者觀地之幻鏡一面曰：汝今將赴藏地，有一勝地，北有依山，南有平原，林木茂盛，汝之徒眾，建多寺院，集諸僧侶，宏揚正法，彼時須此也。又於一時，修曼陀羅內供，有一瑜伽母，詳為記別，赴藏宏法盛業。尊者後漸次請問法鑑、種比跋、啊嚕都帝、谷蘇鑪、明杜栴，及諸本尊，一一皆蒙授記勸勉。尊者只因佛教事大，又恐為上座囉那阿迦囉等所知，國王等為作留難，遂遊禮聖跡行住無定也。

阿底峽尊者傳卷二終